

## 碎了的心

——爱莲手记

“不见去年人，泪湿青衫袖。”

宋·朱淑真词‘生查子’句

我躺在病床上，将近四个月了，可是病情丝毫也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病，总是一天天的沉重下去。母亲为我的病愁得两眼深陷，两腮都瘦削下去了。我从医生给我诊断时的表情来判断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，已是药石无效。母亲每天喂药给我时，眼里总是噙着泪水，脸上蕴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。我看到母亲为我的病而哀愁痛苦，看到母亲蕴藏着无限的辛酸，不禁使我籁籁泪下。我一切都感到空虚，感到幻灭，我愧疚极了，我恨不得早点结束自己的一生。但我不能以死为遁逃藪，我如果轻生的话，那就对不起我的母亲。我要在生命垂危的一瞬间，写下我的不幸，写下我母亲的悲哀。

母亲哟，你是多么的不幸呵！人们常说黄莲苦，可是我母亲的命运，比苦胆伴黄莲还要苦上千万倍呵！

十五年前，反右斗争的大风暴席卷了这山区小镇，母亲因“出身不好”、“反动言论”“戴上了右派帽子被开除了。而父亲在反右斗争中，由于与反动的妻子划清阶级路线和检举揭发妻子的反动言论有功，在运动中安然无恙，并且晋升为审干小组长。母亲被开除后，带着我回到了乡下。而父亲在我们回乡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从来也没有回过一次家。这大概是父亲的阶级立场吧。一天，父亲突然从城里回到乡下，母亲见父亲突然归来，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。那时我只有八岁，见到陌生的父亲，我显得十分淡漠。然而父亲却是一副严峻而又冰冷的脸。使人看了不寒而慄。母亲和父亲见面时相对无语，气氛异常的沉闷。

“一年多了，你连信也没有写给孩子？”母亲打破沉闷的气氛。“我总得要跟你们划清阶级路线，……不是因为你……我早就……”父亲怒形于色地说着。言下之意是没有你这个右派老婆，我早就升官了……。母亲听了没有反诘，一年

前在学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的情景，现在还历历在目：山城中心小学沉浸在大字报的海洋里，这些大字报的内容，看了叫人怵目惊心：“坚持反动立场”啦，“攻击社会主义教育制度”啦，一顶顶的帽子向一个弱女子压来，母亲被轮翻的批斗，还写了几万字的交代书。反右结束后，母亲戴上右派帽子，被开除回家。而父亲在批斗母亲的大会上，则声嘶力竭地在会上揭发母亲的“反动”言论。这样父亲终于走了红运，没有被母亲的问题牵累，反而还被评为“大义灭亲”的积极份子。一顶顶桂冠向他的头上飞来！父亲终于登上校长的宝座。

可怕的静默，我看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。母亲为了缓和气氛，说：“爱莲日夜在想你呢？”经母亲提起我的时候，父亲才转过脸来，瞥了我一眼，“噢，我很忙，没空……”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接着便咯……咯……咯地发出一阵笑声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可怕的笑声。

母亲转过脸来，对我说：“爱莲，你不是经常想爸爸吗？”我惶恐地呆呆的站着，仍然一动不动。父亲一年多来没有回过家，我只有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但是我总是经常想念父亲的。今天终于盼到了父亲，我怎么不高兴呢？可是当我看到父亲望而生畏的冷酷的脸，不禁又使我惶恐了起来。

晚饭没有吃完，父亲便坐在椅上，闷闷的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母亲早就预料到问题迟早总会发生的。她静静地坐在一旁，无语相对。过了一会，父亲终于说：“为了你的问题，我受够了苦。”“怎么苦呢？在运动中你不是一个红人吗？还是一个组长呢！”母亲毫不相让，连讥带讽地说。“我如果不是有一个右派老婆，早就入党了，不至于今天仍然是个……”。

“你不是高升到副校长的宝座了吗？”母亲毫不示弱。”总之，“我有你就是倒霉呀！我一生的前程就丧在你的身上了。”母亲没有反诘，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、痛苦的回忆：父亲和母亲是中学的同学，毕业后一起考入师范学校。在学校时他们是一对相知、形影不离、互相切磋功课，毕业前夕，并互订终身，毕业后

又被分配在同一间学校，工作后的第二年便结了婚……五七年整风反右时，母亲因出身不好，被批斗几次。父亲在母亲被批斗大会上，曾几次揭发母亲的“反动言论”，为此父亲在运动中被提升为专案小组长……。母亲为了驱走痛苦的回忆，忍住心中的愤懑说：“你这次回来打算怎么样？”“我这次回家一是看孩子，二是要跟你划清阶级路线——离婚。”母亲听了很是坦然。母亲自从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，什么都作了估计，所以父亲今天提出离婚，她是比较沉着自若，处之泰然的。父亲接着振振有词地象演说一样：“自从和你结婚以来，我没有一天的快慰，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……为了我和孩子的前途和幸福，我们还是离婚的好，希望你要识时务……”母亲陷入了痛苦的沉默。接着便搂抱着我嘤嘤哭泣。当时我看到母亲这样悲伤，我也和母亲号啕大哭起来。

第二天父亲把我和母亲遗弃了。母亲无可奈何地酸楚地痛哭，有谁能可怜我们呢？

那天的下午，当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离去，只见母亲伏在床上伤心地悲泣。自此以后母亲的心总是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。母亲为了不使我的心灵受到损伤，她每每在痛苦的时候，总是背着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。

父亲将我们遗弃以后，母亲因生计关系，在亲友的撮合下，和S村的一个姓李的农民结了婚。就在这天起，我失学了，我是多么的痛苦呵！我从此离开了可爱的学校，离开了亲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。在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天，我一个人伏在教室里痛哭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劝慰我，但是任由他们怎样的劝慰，我始终忍不住地大哭。而且越哭越厉害……走出校门，我还站在圩街上，贪婪地回过头来，再看一眼亲爱的学校，校门的大树下是我们看书和做游戏的地方；老师慈祥的脸，同学们天真活泼的脸，一张张展现在眼前。

我呆呆的站在校门外，一忽，上课的钟声，打破了我的回忆，于是我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学校哟，我从此和你永别了，我今后还有再进学校的机会吗？也许，我走出学校大门后，再也没有希望再走进学校的大门的机会了哟。

今天我就要跟随母亲到新的家了。我跟随母亲向S村走去。一路上秋虫凄凄地叫着，震动着我的心弦，我的心弦回响着命运悲凉的调子。秋风瑟瑟的吹着，山花凄切地凋零了，褪了色的花瓣枉然地零落在山间的小道。我感到战栗，我感到自己渺茫的哀感。我啜泣，我的泪珠滴落在凋零之悲运的落叶之上。母亲默默的走着，我真不愿再走，上一步，可是我离开了母亲，我失去了氤氲的暖气，我到何处去呢？举目无亲，有谁能同情我呢？我父亲知道我的惨憾吗？我一切都想不通，我只有无可奈何的、默默地跟随母亲向荒野一步步地走去。

转了几个山坳，又走了几条迤迤的羊肠小道，便到了S家。S村处于崇山峻岭之间，门前的几棵大树阴森得怕人，高大而古旧的门楼，活象张开的虎口，将要吞噬我这个弱女似的，我呆呆地站在门楼外发楞，看着这个陌生的家。看着，看着真叫我意夺神骇，心折骨惊。这时一个中年的农民在门楼里走了出来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来了！”母亲点了点头，那中年农民接过母亲的行李，便领我们走进了门楼。几个妇女在门外交头接耳地议论，还有几个小孩好奇地，围观着我，我感到一阵心酸，一阵难受，我终于惘然地垂着头，走进了这张虎口。

我每每遭人冷眼的时候，我看到母亲受委屈的时候，我总会想到生我的父亲，但父亲为了官运亨通，竟如此狠心遗弃了我和母亲。在寄人篱下的那天起，我变得忧伤和孤癖了。

父亲哟，你为什么这样冷酷无情，为什么这样忍心抛弃我们呵！

自从我参加土肥厂以后，我和母亲在生活上微微有了一点生气，我的第二个父亲，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，母亲的心灵也有了一点慰藉。

不幸的是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闹了起来，母亲因为是五类份子又遭受到无数次的批斗，并被关押在大队的“学习班”里劳动。每天由父亲送东西到“学

习班”给母亲吃。一天，父亲用旧报纸包了几条蕃茹送到“学习班”给母亲，被大队的干部发现包蕃茹的旧报纸，登载有伟大领袖的照片，干部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，认定父亲阶级立场不清，有意侮辱伟大领袖，定了他为现行反革命罪。父亲当场被缚打得死去活来，被斗争了几个晚上，父亲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，最后悲愤地悬了梁。

多么惨酷的现实呵！我和母亲又受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。那时唯一同情我的，是同厂的一个回乡青年K君。唯有他能同情我的不幸遭遇，每当我苦闷的时候，每当我遭受批斗的时候，K君总是安慰我，鼓励我，并辅导我学习。然而K君因为与我的接触，也受到了许多株连和打击。在患难的相处中，我和K君产生了爱情，我是多么需要同情我的人呵！而K君则是从同情里来的爱情。那时我在爱情生活中得到了一点微微的慰藉。每当月白风清之夜，我总是和K君漫步青莲塘畔，欣赏倒影在水中的月儿，呼吸着荷花的幽香。湖水碧绿绿的，微风吹过，水面荡起细细的涟漪。有时我和K君在湖畔的大石上依偎着，并肩坐在一块儿，谈工作、谈学习、谈未来的生活……直到月儿西斜，露水湿了一身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过往的爱情生活是多么甜蜜呵！现在回忆起来，竟象梦境一样。

爱情是甜蜜的，幸福的，然而有时也是苦涩的。我们爱得那么真挚，并订下了山盟海誓的终身。那时我一切的痛苦都暂时忘却了。这样温馨甜蜜的生活，我是多么希望永远地过下去呵！

可恨的是我们厂新提拔的革委副主任，他把我们的爱情，看作眼中钉，他经常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攻击，散布流言蜚语。并暗地里指使他手下的一伙，张贴了无数侮辱我的大字报，因母亲是右派，我被编入了黑五类。此后我被批斗了无数次。可是当我被批斗后，这个副主任又假惺惺地安慰我，对我表示同情；并声言要正确对待我的问题，要给我下结论，解放我。可我当时对他的假仁假义一点也没有察觉。这个副主任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对K君进行诬陷，对K君进行无

数次的斗争，逼迫K君写了不知多少次的检讨。最后厂里专案小组整了K君反革命的材料，送到县里，不久K君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，判了无期徒刑。这完全是副主任的鬼蜮伎俩，但当初我一点也没有看清。这对我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呵，我陷入了痛苦的渊藪，我一切都感到幻灭了。

自从K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，我惶惶不可终日，我悲哀、怨嗟、绝望。过去快乐、甜蜜的爱情生活，也只剩得可怕的罪恶的遗踪。当时我的精神有点恍惚起来，白天被监督劳动，夜间要接受批斗，或写交代。当我孤零零地，躺在黑暗的、冷清清的小房中，我在床上反复难安的时候。我的灵魂便空虚与冷寂得象窗外秋收过后的荒野一般，哀愁着不是，不哀愁也不是。我终宵不能成梦。我对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，深深地悲叹起来……有时候，我为着一种难解的理性的驱使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窗口，去仰望那黑暗中的高山，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耀着星光的夜天；去倾听那山野深处的夜游鸟的悲鸣，那杜鹃的啼泣。

自K君走后，那新上任的副主任，却一反常态，经常找我谈话，并在会上表扬我在运动中能认清形势，阶级立场鲜明，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。过几天，出人意外地我被宣布解放了，这简直使人莫名其妙。但主任的“表扬”，我被突如其来的“解放”，不但没有丝毫的高兴，反而使我更加忧心忡忡。接着这位新提拔的厂革委副主任，对我总是小恩小惠，处处对我关怀……最后他突然对我表白爱情。这突如其来的爱情，使我惶惑不安，不知所措。我怎么能接受他的爱情？我这样做能对得起K君吗？可是我脆弱的心，经不起他的纠缠。我的防线终于被攻破了，以后，我便由一个监督劳动的、改造不好的黑五类，一变而成为主任夫人了。我自己毁掉了自己的一生，K君哟，你能宽恕我吗？

在结婚的几个月来，无论丈夫对我怎样的温馨好感，我完全处于悲哀状态之中，我对不起K君，我真是罪过呵！K君哟！我曾眷恋过的K君呵，你的心，我早就晓得了的，你的心我永远地感到着满足，我永远地感谢的。现在我将自己的

命运抛进了深渊。

不幸的事接踵而至，在我们结婚不到几个月里，我绝对估计不到我的丈夫竟如此薄幸无情。在欢娱的骗言后，又带着抵蜜口舌，像狂蜂似地飞向别处去了，人世间是多么的污浊险恶呵！丈夫把我抛弃，剩下孤独悲哀的我，在痛苦中无力的挣扎。在病中胡乱地温习过去的噩梦，我颤抖、痛心……人生竟有如此的不幸。我的精神和肉体受到的损伤，给我孱弱的身体，蕴藏着病祸。几个月前我便病倒了，在病中我想念含冤受屈的K君，我求他宽恕和谅解。现在我无限的凄切与哀伤，一切都成梦幻，都成灰烬了……每当我在梦中想起K君的时候，一泓眼泪从心中迸出，醒来时，我望着黑漆的未来而怆然涕下。我现在真正相信我们女人是无足轻重的，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哟。我想要的爱情、欢乐、幸福、人们都不给我。我的验孔又怎么不带上一种岑寂的悲愁。

两个月前我开始不断咯血，我知道自己的病已毫无希望了，我更加想念K君，K君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痛苦挣扎着呢，还是离开人世间了。我想念K君，祈祷他平安，有朝一日能平反昭雪。并希望K君有幸福的一天的时候，要知道在这崇山峻岭的山乡，有一个被现实吞噬了的少女，这少女的心由悲哀而碎裂了。

K君呵！我鳞伤至此，日后还不知有多少艰难，每次想念K君，总要痛哭一场，不能不想，不能不哭，除了血和泪之外，维系我生命的还有什么？我的不幸似乎前世注定的，有权有势的人，总归可怕，我是“文革”中的一个牺牲品，然而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。

我今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有痛苦、悲哀、悲惨的过去。我真没有想到，人生竟有如此惨酷的命运。

现在我在生命垂危的一瞬间，写下我的苦难和悲哀的一生。K君哟，你现在何处？是生还是死，希望你有昭雪的一天。在我生命垂危的一天，我给K君写了一封信。

哥哥：自你走后，我是何等的孤寂，何等的痛苦哟，哥哥，人生的道路是多么曲折，多么坎坷呵，我那么爱你，和你形影不相离，和你共患难，在痛苦中互相慰藉。减少了我不少的痛苦。现在离开了你，两年来我那有一天的快活？每日的忧愁占据了我的心。哥哥，我们一夜之间竟成了坏人，而你却被判终身监禁，这岂非笑话。我至今的环境太恶劣了，你走后，我受到无数次的批斗，被送到“学习班”劳动改造。我象羊羔一样任人宰割，象釜中之鱼任人煎熬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，离开了哥哥，我觉得空虚与苦闷。如果我现在不是病在榻上的话，我每日不是写交代便是写检讨，不是被批斗，就是游街示众。这些好象是我的天职，除我之外没人能胜任似的。而今我掉进了苦海，无边的苦海呵！哥哥，现在我已无颜见你了，以往的甜蜜，只换得今天的惆怅。

唉，哥哥，我们受此沉重的打击，你说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？自哥哥被判刑后，我无日无夜地感到空虚、苦闷。苦海无垠，一切狂风暴雨在空间呼叫，我如一只断线风筝：遑遑然受风雨之飘摇，多么可怕呵！

亲爱的哥哥哟，你大概想打听我的近况吧，但是哥哥，假如你这样想的话，那大可不必了，因为假如你知道了我的周遭，我的不幸，你的心定会碎裂的，定然会增加你的不少痛苦和悲愁。这对你来说，恐怕没有什么好处，希望哥哥把我忘掉。人生如梦，古人早有此感触，近来这种感怀也时来萦绕。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支配了我的全部的灵魂，我现在漫无目的地生存着。我确信哥哥会有昭雪的一天，但请不必为我悲楚。请你不要为我写回信，因为恐怕哥哥的信还在途中的时候，收信者早已不在人世间了。这不是枉废哥哥的心意吗？医生嘱咐我不要看书和写信，这封信是我背着医生为你写的。我不愿告诉你我不幸的一切，使你纯洁的心灵，蒙上一层膜翳，望你谅解和宽恕。我在生命即逝的前一瞬间，写这封信给你，今生无能相会，只有来世再见了。阵阵哀思涌上心来，我写不下去了。

哥哥，这封信必会使青泪战颤。哥哥，如果你这样太不必了。社会是一个大

舞台，我只不过是这个舞台的一名悲剧演员罢了。

哥哥，护士来给我打针了，我不能再写下去，我衷心祝愿你能昭雪，能有幸福的一天。

祝好

爱莲谨上

月 日

信已写好，可是K君的地址何处？有谁能为我带这封信呢？让北去的大雁给我将信带去给K君吧！任从天涯海角都给我把信捎去，带给我曾眷恋的K君哟。